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六目錄

進文獻通考表

孟淳之繙子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跋趙子昂臨枯樹賦

費寀長興寓上海

家廟銘

歐陽玄

趙文敏公神道碑銘碑繁不錄

烏程董斯張遐周纂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趙子昂書

鮮于樞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大壞不可復理

毦城齋銘為淮東憲司知事凌德庸作

閻復

利慾之兵或擾吾城躁厲之機或發吾毦壘其守不若

修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篤聖賢之詤鈐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扃鐍何患乎建瓴哉

高峯大師語錄序

家之巽

日麗於天無物可比語其圓曰似盤語其明曰似鏡語其溫曰似火而皆非也禪之悟者無以名狀或曰似酒醒或曰似病愈或曰似夢覺或曰似暗地遇明似貧人得寶亦皆非也非語言可及非筭數譬喻可到然則語言能所皆無用乎曰不然叢林眼目即是鬼神茶飯鬼神茶飯即是叢林眼目此高峯老子爲人之意也居士

不曉禪學姑以己意更說一偈云春後青山雨後村牧童橫篴過柴門一聲芻竄東風裏不是愁人不斷魂

高峯禪師塔銘　　家之巽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啓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食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爲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爲大事者千萬人二一人高峯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毋夢癯僧而免幼嗜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脇不席食不味

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貞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卓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掣衲徑出翌日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鐺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後從欽霅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俛以事擔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囑云從今

不貴汝學佛學法只饑飯困眠總覺抖擻精神看此際
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刈薪
飯松風塵日搏誓欲一著子明白粵五載中夜推枕墮
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師已矣雪霽
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
絕食兼旬危坐不動尋定戶屨紛至己卯春避之西天
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
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而共築
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

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弗契即拒戶不納會欽寄竹篦拂子法語辦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邏副鶴沙瞿君霆發敬慕師一見機契即捨田庄爲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一刹食卜蓮華距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雍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騰朔上堂云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

落處者歷夏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入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燃香臂頂慟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内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自得爲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奈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

來句去如手搏見葢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
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嶮峻不可湊泊如
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甞覩師行解眞實
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歎曰古佛善知識也余
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以記心降
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峯屹立祖孫一律妙年求道力久眞積空山夜澄撲
地枕聲玄關劃開宇宙斬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熱油
一句大地起舞西峯死局餘三十齡雲包雪笠朋來千

門一絲不掛萬仞如壁近不可泊遠不可即斷衲子命了佛祖心手扶重雲霽月千林鐵蛇入海虛空百碎我作銘詩無在不在

金剛般若畧義序　釋明本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畧義併答其書畧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擬之葢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發諸小乘人有餘湼槃以未稱本懷

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恥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
一味談空專爲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淘汰之
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
但金剛經局於文約義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邃窮之矣
百卷開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
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
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
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
般若畧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能惑去非只滌拔

個所參話自看不必于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胸中舊物也畧義云乎哉

弁山幻住菴記

釋明本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倘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巳亥冬憇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於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于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予天目請

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於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巳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貿以施壽而市土塡築築成膏腴食覩方充禪侶亦集採蕪之山植蔬之圃運栽之舟楫掩藏之窣堵悉備焉惟棟宇陋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凈凡三年衞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凈以病乞復讓然正而

月副之終爲甲乙之傳一日衆日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旣有也師之闕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湼槃俱幻也爾其承諾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愼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墻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圓照庵記　　釋明本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庵於天目山之與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匄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爲圓照不得爲照矣道人深掩六牕扃八戶經行坐卧屏絶塵緣萬慮不遺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

體與蒼松翠竹滿圓禪板覿體交參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釋行端

昔拘留孫佛於竺乾造青石鐘頂類諸天腹胥衆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日出沒明宣秘演或聞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為東南第一都會天目則高出古杭衆山獅嵒禪苑則又高出天目西頂比丘志彰冶青銅萬斤而成一鐘簴于寺嵒之後岡其化如來霜朝月夕常為吳淵夢境衆生作大佛事將使聲塵所至登正

法樓悟無生忍爭自覺聖智之妙殊勳勝烈非獨不在拘留孫下幻住之記子昂之書亦將與此鐘音吼同不磨也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釋行端

舜舉此圖其以畫滑稽遊戲者也當與栁子厚之蝜蝂陸魯望之蠹化蘇子瞻之八物同一機軸於世豈曰無補蒙莊謂東郭子云道在螻蟻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可以垃圾堆而眇視之耶

蔣氏書蓮經請題　釋行端

由雉身爲晉開士杭之翼公是也由蛤身爲宋名緇發之印公是也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一聞此經便乃蟬蛻死生超然物表爲光明幢炳燿癡昧三周七輪之功不其大乎至若稟五行之秀口誦此經歸眞後舌作靑蓮華香與置鐵鏤書鎭于毋氏者固不在言也古雪蔣君手書此經誠心所發楷正遒麗與此經相終始興世他生可得涯涘哉覽者其毋忽

書子昂于瀨唱酧詩後　　釋行端

子昂此二詩韻高而氣淸才長而工熟非昔蘇州柳河

東則不能為也昔相遇于錢塘廨舍舉以為示嘗詰之云清淨安得有障予舉云厭垢穢愛清淨去彼取此是非障與予曰將謂是箇翰林官人元來都是箇冠巾和尚胡蘆一笑而罷予歸後云老毋生某之夕夢一異僧入室故平生酷嗜佛書禪門諸祖語雖不全解一見皆畧知其意千瀨續與予舉言詩不知曾言及此否

斷崖說　釋惟則

裂破虛空之為斷壁立萬仞之謂崖飛鳥不敢度歸雲不能栖觀者駭目聞者酸心此則巨靈擡手擘太華俱

胝一喝闢石巖之類是也一念不起之謂斷卓爾獨存之謂崖掃除見解直示根源通一線如屑虎機截群疑若吹毛劍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此則臨濟德山棒喝之機是也絕學無爲之謂斷跡攀無路之謂崖撥破死關透緩天網如師子自解翻身不施棒喝機緣不墮語言塗轍使德山臨濟湊泊無由巨靈俱胝瞻望不及此又天目斷崖翁之妙用是也翁嘗舉斷崖之義以難余余將推是義以解之言至是翁遽起而趣曰謗我也罵我也請止而勿言遂止

文江說

釋惟則

廬陵東下有水曰文江深廣而寬平行四十里不屈折其上流則章貢二水出十八灘與永新太和諸州水會悍怒鬭激勢不可禦至是而始解瀾波游揚不疾不徐有自得之貌夫是之謂文江也父老相傳古之相地者讖曰文江深秀必世有道德之師忠良之士出焉余嘗考自唐而宋禪林宗匠有青原思士有歐陽文忠公宋末則有文文山數百年間如是而已何深秀之讖不多驗耶然道德忠良之性根於人其誰不有異僧偉士亦

何代而不生向之所云特舉其傑出而名世者耳澍之道場山郁藏主與余同生廬陵而自號文江當叢社搖落之秋與鄉解后因復舉文江之識以相勗云

跋錢舜舉食葉蠶圖　釋惟則

蠶以繭化亦以繭累方其食葉之際思累乎思化乎太地一葉也黑頭皆蠶也曰累曰化非予所知且不知其以何為繭也若食若眠當自猛省

松雪齋文集序　戴表元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廿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

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能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見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也他

月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吾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塡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廼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厲頓迅在楚漢之間

古詩沉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

陳無逸詩序　　戴表元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子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晩年歸湖既殁而余始識湖之秀民竒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盖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

而公平生雅善為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誦詩於人而獨家庭里閈子弟時時竊聞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穫而同熟也視其鄉人氷蘖火布起塵煤脫垢燼翛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攜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揮箋或硯席點蒙歡諧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忘而成遇手而得蘭蒿雜揉瑉玉混襍有一時欣快出之而

徐郎增振自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眞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囊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爲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奇童烈女寶鑑序　　戴表元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誡爲之耳熟于時東陽

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騁馳未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姻連玉帛光艷薰爍一無復舊俗隨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韓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刑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于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

視聽灌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覩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謡諺荒凉簡篇散脱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焴于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于名教爲之裒廣蒐校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于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尊闈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臾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齊東野語序

戴表元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于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翛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為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月齊論為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詞官名精乎其欲似鄭子也其訂輿

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墟也過瞿相之圃而觀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于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閣之纂著官府之故事[illegible]

賈置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存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齋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請次第其辭以附于其書之末周子名寄字公謹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吊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

得工于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遐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之于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贍覩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措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騷

臣騁容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
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
舟窮旦夕賦詠于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
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
不得居顛顛瞻鬣離鄉索立而欷歔如此而人方美其
詩工不知于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
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
文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弁陽
示不忘土風云

方端叟詩序

戴表元

余于吳與方端叟以詩友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踈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胷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値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噫悵詩如張中郎游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旣以饑彊褱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

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敘
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畧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
則不然吾自喜爲詩以來游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鄂
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對疾冨貴之事如取諸其
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隣禽
魚兎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强弱之
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
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君是紛紛然乎余聆其
言慙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

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曁諸曁之方輿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旣高晩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謹清余知其爲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戴表元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顔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爲纎悉

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與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弛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槃餅酒糴鮮粒滫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卧若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換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

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巳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于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閱之所無有余竊自惟念以卑鄧獨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仕之豈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眞情歡忻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于斯世者眞不係于外

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仁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卒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凌氏二子字序　　戴表元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敎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來請于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懋嵬嵬昂昂欲爲幹者耶爲幹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絶學徑詣聖處斂難知順逆

謂叛鎮爲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爲必不可假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戀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爲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爲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爲焉此不戀之過也今夫仁始于不忍敖孩童及其戀之也至于爲堯舜之博濟義始于耻穿窬

及其懋之也至于可以為夷齊之讓國今騶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歉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于為賁之勇斂介厚而不專于文德務于人人之所能為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于二子者寧復有加于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紫芝亭記　戴表元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覩驚未

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于剡源戴表元日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于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實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於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之爲種不一色亦異産徃陶隱居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録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輙不敢服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而不必疑其即之都而柔藏之烝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

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
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
而同賞不相謀而相恊也雖然余于集賢君有所賛焉
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舍
入儀舘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
士被其欬唾者嘘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
所不可得乃方披棧耕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
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旣出
而不離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竅華

不病囂名生于無用而愛緣于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獨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甚山逆溪迴遡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士爲之不憚暴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藥如是芝者尚衆且夕從君遊枚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法雜餌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求無饑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敫山記　　　　　　戴表元

昔余嘗讀晉人絶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酣詠山林沉湎鄉井亦云過矣久之嘆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于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哀丁窮彌致錢買山以成其高者君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于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敫山之事敫山者西于吳興未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鑿折行

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牙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
蒼峭亘連圭起簷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于勢家
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
既克有之則以與子敬益子敬欲規一區之地以居久
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
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吾誠不敢望敷山之美
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
壽藏而築室讀書于其側耕漁以給口藏修以養體詠
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竊喜夫

子敬之所以得于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覙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于時者也子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惘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履成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眞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于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逢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于是抑子之言爲慾姑爲我記之吾

將自書以鐫于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溶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戴表元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于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貴且能矣富貴矣而于物也必勞苦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御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于世之死

不足爲于世之榮不足有于世之名區勝壤辟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粮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誠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濵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至所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迹則爲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没人猿貍宅焉私歎安得瓊

臺玉宇也而屬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要衝崇峯秀整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嘗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尨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

像之地退食之堂樓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亳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頃畝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畝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内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洏居昇元者六軏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畝千又有所謂科儀用

經始于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函藏二百山如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探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啻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時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

惕然憂世無憀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説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題畫　　戴表元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絶醉不可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謬詩猥札者蓋贋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烟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

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値醉得之艮是

題趙子昂畫　　戴表元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游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常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愠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戴表元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覔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戴表元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人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于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旣又

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絶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虚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于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畧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爲音始于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于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于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拔林聲

也諧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
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絶延於莽生所言續
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于琴而用無律之
音乎將司農聖于伶倫后夔律成于心而無所事器乎
嗚呼何必予鼎雖予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
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
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誚之是司農琴嘗
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
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聆之則哂然而笑始也

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于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昻雖予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予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昻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予心以子昻之於琴不誣也推之于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昻窮予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昻自重以俟其定焉

周義烏眞贊　戴表元

婞婞乎若無所爲呷呷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

遠馳騁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役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

甁城軒銘并序　　戴表元

吳興麥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修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甁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甁城剡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甁甁則一成形以終古至于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

能以復補不如爲士之爲愈也惟尸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遠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哉君子之城

回淩德庸諸公啓

戴表元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三紀荷鉏巳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淩厲風雲之彦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爲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旣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流俗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歳晚以爲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并之間謝叙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祭張復山長文　　戴表元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爲艮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嬴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餞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遊發辨臧否憤激敢者雖情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冲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爲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𡟛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醑兹觴尚饗

題趙承旨度人經墨刻

袁桷

皇慶元年正月十有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大宗師張公生日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作小楷度人經一卷爲壽泰定元年開府之徒上清外史薛君玄卿以經勒石請予識之予嘗謂吳興公書真得元常逸少之妙舉止清楚筆力遒勁誠一代之模式也故其不致他物而以此者意亦重矣且開府公守慈儉之本演道德之原所以簡在世皇底於列聖欽承光寵大典玄教者幾四十餘年矣其後壽七十上勅宣徽光祿張宴崇真宮

集勳舊大臣慶之又命國工畫其像而詔吳興公贊美焉際遇之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然書贊寫經雖有先後之殊君臣之分而卒皆出於其手豈不重乎唐褚遂良柳公權於道家經多寫度人倶入神品而少有清修博雅者刻之今玄卿乃以其本載之琬琰非特可廣其傳而又見當時爲壽之好也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卒五十人爲一聚以刀

懸刺之乃積其尸至莫莫疑不死復刺之禰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禰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曾祖示人未嘗不泣下賀精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之益可悲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毋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毋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槖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

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毋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瘞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毋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浙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孫嘉熙至於今且

四傳矣噫蜀縣秦帝入中夏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諦莫甚于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乎世澤于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進文獻通考表　王壽衍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給賜驛傳令

臣壽衍壽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
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冊之是稽爰竭愚衷用干聖聽欽
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己待人一視同仁君神堯之
御下九功惟叙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
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
動植之微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芻蕘之言
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求儒流之著述
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覩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
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

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爲出入杜書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寧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曰田賦二曰錢幣三曰戶口四曰職役五曰征榷六曰市糴七曰土貢八曰國用九曰選舉十曰學校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郊社十三曰宗廟十四曰王禮十五曰樂十六曰兵十七曰刑十八曰經籍十九曰帝系二十曰封建二十一曰象緯二十二曰物異二十三曰輿地二十四曰四裔其議論則本

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唯所作之勤勞恐致斯文之湮沒謹謄書於楮墨遠進達於進恭幸垂乙夜之觀伏覩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延祐六年四月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衍上表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孟淳

飛英舍利塔者吳興志云凡三十七層高六十五丈謝光現於絕頂晥周于塔肇自唐中和年初名上乘石[illegible]

舍利院宋紹興庚午燬焉歲久未復端平初沂王夫人
俞氏施貲命錢唐妙淨禪寺比丘尼容即董其事卒成
之減三十層高半之其後海菴重修遂屬妙淨爲子院
以無常産主僧弗留頹圮荒落不能自振乃請毗山普
光蘭若僧惠日住持以圖起廢未遂茲願復還普光其
徒妙演繼主斯席立志興修然赤手視之歷十數年一
木一甓未加也廼悉捐衣鉢倡其役盡瘁營度不爲私
計爾時施者益衆佛事大集然後木塔之闕者復完山
門法堂之作者復起像設莊嚴墁堊明麗靡居靚深鈴

師清越自延祐甲寅迄於戊午五年而成意勤矣哉予是演來求記予辭之而請益力因謂演塔何所託始曰以舍利爲言舍利所從來甚悉嘗其靈異奇秘固不得而控詰而燬刦之餘變化莫測邦之人猶奔走皈慕信施之不倦至再廢而再興之亦可以知人心之樂善矣故嘗與夫浮屠氏往往持空言集大緣事莫不如志其所以能然者雖其願力而亦有道矣夫捐已以示無我所用必讐所得以示信至其勇猛精進勤懇專一則又若果於爲義者是皆有以觸人心之所同監又怵之以

因果以來其好善惡惡之至情故坐以來天下之施無難也是其道也然則校其行與名有不同者矣嗟夫生人以來所賴有存而不可離者吾觀浮屠氏益信矣妙演勤矣所就亦盛矣故爲之記使其徒知所以樹立者有道焉耳矣延祐六年十又一月旦日記

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孟淳

東嶽行宮者泰山神之別祠也自唐封禪始郡縣咸有之其在長興五峯之麓者創建於宋之紹興戊午迨今幾二百載矣圮壞不治神弗顧歆欽惟皇上嗣服徧禮

百神知州呂公樹同知州事馬公銘禀令從事顧瞻祠庭庳陋頽靡大懼觖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明詔謀更新之而土木之費無從所出乃捐祿廪以爲衆倡于是前白雲宗僧正明奉簡擇敎提控僧亨會暨諸山尊宿綱紀葺事而邦人讙趨祠下莫不稱力而受任分曹而責成輸材赴功百堵俱作正爽廟堂曰嘉寧之殿殿前翼爲兩樓東擬燕寢西擬后閣又東建太室以奉聖母中殿爲獻祭之所兩廡列佐神之祠又南爲正門外爲櫺星門藻櫨繪栱煥焉一新冕旒黼黻具嚴像設山川

改觀神人交讙既又築菴廟左以居奉祠者屋以間計凡七十四而葺治者二十有一撤而改建者四十有九經始於皇慶元年十二月落成於今年四月二公屬余以記余謂岱宗魯望也何四方之人奔走薦虔罔敢或後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古記曰山有金篋玉策定人壽修短又唐張說著封禪讃云天孫摠人靈之府則人之生死禍福貴賤貧富帝實司之故世之所敬畏而尊事也厥今遐陬裔壤孰非神遊之所而長與之賢守貳獨能與壞起廢

仰副上旨答神休為民福信可嘉也用述其事刻于麗牲之石併論方來相繼必葺俾勿壞若夫任事施財者之氏名具于碑陰茲不復云延祐改元歲在甲寅四月十一日記

跋趙子昂臨枯樹賦　孟淳

右吾鄉子昂書畫二絕吾所不能覩此謂古人復生殆無以過其知言乎孟淳

家斛銘　費寀

寀男於為義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其

詞曰

出以是人以是子孫永如是

趙文敏公神道碑銘 碑繁不錄　歐陽玄

有臼其馬爲周之客周人尚辟客世殷臼我元忠厚鞅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儆自炎方入見殿庭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獻替維此魏公進爲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就列玉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咨度援古例今論正以確法司在坐氣盛見侵理到之言折服

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灾
變詔問其繇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釋逋負
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乃
下寬書萬方驩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拔惡根近臣
感激碎首强諍權奸既摧乃息秕政宣室夜問言不及
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建
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僂懇求外補仁
皇踐祚首召入覲皓首來歸寵冠禁近廼登瀛洲載除
鼇岫丕煥皇猷宸藻在手琨牒琱編藏在宗祊備玉璿

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餘牘雖未識公想見眉耳
嗟乾之資唯一淸氣人禀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一
清所爲星月明槪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始
造書鬼神爲泣宇宙精英發抉在玆清氣所萃乃臻瑰
奇允矣魏公玉壺秋水巧助天縡智闕神龍鳳翽其羽
止于阿閣朱雁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月淑國
求老成百不一賸皇上稽古訪問耆儒豐碑有賜螭首
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廟至德黼冔祼
周執儀我朝詞臣揚休百世孔昭

忠烈廟記　　　牟巘

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公守邠慶諸郡有功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并與失恭

隴慶陽廟貌邈在他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
司率僚屬郡博士率前序借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
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
莊爲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旣望新
廟成丙戌二月旣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像內設三
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
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
以書抵巘俾龍厥成謭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
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

以爲難巘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觧
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
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亢方面諡曰文正廟號忠烈
如是之備也是宜作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南陽諸
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
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戡讐誅卻於惟文正異
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
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焯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
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

廟貌宛然詎寔新之備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
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
弟昆身至斯今代有賢孫廼厚義廩廼廣義學同志合
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肹蠁
公在帝旁玉虬既駕神遊透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
熾而昌廟祏是保千載奉常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實
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顓幾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

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於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恭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嘆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牟巘

跋范文正公墨跡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清社用黄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益天下萬世夫
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以一日無者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避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
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
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
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

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
公乎天下萬世有功于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
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覩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
頳毅色凛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
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
前後譏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
公信道之篤蹈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
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
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眞可畏而仰哉太與李

候戡丁丑歲得此本於燕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詳
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昇之尊
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珙璧
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跡於
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
付殆匪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輙具論顛末俾以刻
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
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併刻於後
君昌朝執中輩雖素有秪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

宣公兄弟有感乎澤言渠意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刑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斁大德四年二月初吉陵陽牟巘識

護軍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都元帥江夏郡公諡榮敏費公墓志畧并銘　牟巘

始予聞江海間人人喜道費佛子事已心異之子友趙公子昂間語予此吾戚姻也不幸今且葬吾嘗次其事狀願有以銘辭弗獲昔朱文公記其外姻特稱張佛子

然則善人當得書況趙公之言類無不信乃敘而銘之
公諱察字子壽世爲湖州長興人贅嘉興劉氏因家焉
後又遂家于上海嘗以策干兩淮制置使得補進勇副
尉轉至武節郎歷泰州指使慶元府三姑巡檢浙西路
分壁本路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歸附初授武德將軍
金牌千戶措置浙海市舶壁副使居十有三年遷宣武
將軍管軍摠管仍舊提調市舶兼鎮守上海總管府事
沿海民船漫無所統屬或流爲盜賊公請録見丙編雜
役而官領之可得海船數千梢水手數萬備調用乃昇

虎符授明威將軍管領海船萬戶任事踰年力丐閒遷
懷遠大將軍遥授浙東道宣慰使公深以釋去憂責自
喜扁舟往來蘇杭山水佳處一不以事物綴意自號耐
軒老人素彊健無他恙辛卯十一月五日忽索帋書遺
言翛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公器局寬整倜儻而篤厚輕
財樂施多賓禮名士若橋梁若寺觀圮弗治輒捐金捨
田無少恡稅司重貨苛取市區晝閉公慨然請照額抱
辦且用三十稅一之法或不足則補以私錢歲爲數甚
夥戊子水後官不問貧富計口賦鹽期限星火急公曰

饘粥不給何有於鹽先以價鈔輸官徐取鹽付列肆傾
貿者聽勿强酒課不均民多破産亟移有司請以田業
爲斷貧下戶悉除之是皆有方便利益於人而庚辰歲
他縣牒惡民朋曹相仇殺或將獮薙之公建白招收從
征日本使自贖數千人得不死其陰德尤大佛子之名
殆不虛得公之喪一境皆罷市往哭設道場資冥福至
累月其感之之深如此曾祖諱寔祖諱顯父諱佑先娶
劉氏次姜氏宋氏一子拱辰武德將軍平江等處運糧
萬戶孫男六人英雄俊傑福孫安孫孫女五人以至元

三十年三月癸酉葬華亭縣鳳凰山之太寶原銘曰

於維費公允篤且弘始事海邦有勞有能講去其害豐施薄征視海若塗視民若身調娛一方不有厥成易節以老閭里與榮殁而見思陰德在人鳳凰之岡梧桐寔生鍾慶趾美在公子孫尚公之初弗替益勤芘其枌櫝維永長存

天湖卜居記　　釋清珙

山名霞幕泉號天湖卜居記得壬子初山頭有塊壘盤石宛如出水青芙蕖更有天湖一泉水先天至今何曾枯

就泉結屋擬終老田地一點紅塵無外面規模似狹窄
中間取用能寬舒碧紗如烟屑金像雕盤沉水凌天衢
蒲團禪椅列左右香鍾雲板鳴朝晡甆罌土種吉祥草
石盆水養龍湫蒲飯香粥滑山田米瓜甜菜嫩家園蔬
得失是非都放却經行坐臥無相拘有時把柄白塵拂
有時持串烏木珠有時歡喜身舞蹈有時默坐背盧都
懶舉西來祖意說甚東魯詩書自亦不知是凡是聖他
豈能識是牛是驢客來未暇陪說話拾枯先去燒茶爐
紅香樹旋春華開敷清陰繁茂夏木蔭如巖桂風前與

回山谷梅花雪裹清殺林逋人間無此真樂山中有甚函虛也不樂他輕輿高蓋也不樂他率衆匡徒也不樂他西方極樂也不樂他天上淨居心下常無不足目前觸事有餘夜貪合樂曉天昇鳥戲魚翻躍好鳥相呼路通玄以幽遠境超世而清虛騷人盡思吟不成句丹青極巧盡不成圖獨有淵明可起予解道吾亦愛吾廬山中居沒朋時無人會惟自知遶山驅竹筧決水鑿石取火延朝炊香稉旋舂柴旋斫砂鍋未滾涎先垂朋會來及種紫芋鉏地更要栽黃其白日不得手脚住黃昏來

到神思疲歸來洗足上牀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幽鳥忽喚醒一團紅日懸松枝今日明日也如是來年後年還如斯春草離離夏木葳葳秋雲片片冬雪霏霏虛空落地須彌碎三世如來脫垢衣

山雲辭有序　　釋大訢

于上人結菴餘英山中揭所居曰半雲夫雲之爲物不多寡大小形兆而自半何哉不以離世絕俗人不得而友之能不趍利而合不避害而散同于無心跡于無跡惟雲克肖焉于是空半室以居之朝夕容與

而不異也笑隱子懼其久而忘之欲固其盟遺之以

歌

南山兮朝隮夕容與兮小涯復亶何兮余次賓而蕭之兮款扉撫瑤席兮布函丈樂無斁兮澹忘歸蘐不瀆兮去不遽那畝其邇兮猶有眕睢山中之人兮薜蘿衣游萬物兮守天倪行之獨兮世無知匪雲之從兮其從誰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代佛智師作　釋大訢

楚越多奇山然不窮躋深入不得其勝行者告病焉獨吳分錯河涇易舟檝可游衍猶苦沮洳無喬木鉅谷以

臨高深居者棣如也予居南屏有别墅武康丹上下凨
楕間望諸峯峣然異之曰古封山也徳人文翁居之舍
舟造焉松離立如戟徑術修直少折得方池植多美夫
渠碧草蜿蜒門廡邃深隱若巨府金像位殿上神人環
衛考鐘懸鼓衆濟濟多儀僮走報翁肅客升堂入于室
客主爲禮引坐圓亭顧瞻風景萬石林立又北巨石龜
伏泉出背尾匯于坎溢流入于池山左右顧中特起奔
伏不窮東挾𧰼籌又東走天目以起其勢南抗石城西
揖蒼弁其麓飲于溪實屏實蔽作我捍禦外隆中夷氣

熉而清植物肥碩翽飛鹿挺若與人狎以相樂閒暇也翁喜答客且語之故始山之未歸于我爲宋給事中盛章墓至大初其孫遷葬而去我與値渚上相語合願奉賞劑取視亡害即輸其直五年爲室益殫鉅萬咸無所乞假然常居未有圭撮餘幸成之不自知其何道也又曰人之貴乎物者以明道也道不明斯物矣吾又幸聞諸師故師之高曾宜祀于與而形生之始又可不報故吾之昭穆配焉若盛氏之鬼亦與享宇下以廣愛也將聞于朝請名賚敕寺而未有記師幸至不有待耶予惎

矣行四方辱館山水不少率疲於頓踣又否則或汗于庸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奇得集賢主人以與吾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衰朽而又有楚行心忽忽也以吾宗老重若吾孱儒者負之不幾于敗覆而翁之材之德使遯跡自善非牽于玆山之累乎又見吾黨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者庶幾乎翁不可得也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世業儒幼授經杭之道明寺學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于物無髮欲好周人急故邑人相敎翁長者無犯翁意有過里中望其廬戟手曰

是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慈子因以悛革漸爲善自效。其道感人類是懼難其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咸有軌度可世守也未書之用嚴其訓

湖州路資福寺鐘銘有序　　釋大訢

番陽正蓮由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爬梳補苴未一載而罹鬱攸之變蓮乃益自勵誓圖興復先有鉅鐘爲斯右冠銷鑠澌盡矣始謀更作之非欲侈舊觀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由音聞以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之完美可計

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爲之銘曰
計籌之山禺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是居有
林其徒道傳敎宣不煩于言考鐘于縣警聵啓昏聞于
無聞惟覺之元圄于化中或塞而通罹彼祝融作我中
興百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呿萬礎星羅惟迮之勞
蚤夜以同令音無窮有永吾宗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釋大訢

松雪翁爲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素
不習書其眞贗工拙皆莫能辯然如天機相馬正不求

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于文求題故云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荅客難後　　釋大訢

佛惠居雲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號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皆不能辨松雪嘗誚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高不知文纔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生產業皆不能獨能爲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爲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與諸將如漢光以克復中

厥爲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况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疇昔以識所感故書於後

與趙仲穆書　釋大訢

去年三月晦日承約過我及晚不至次日特出城相看會善之先生言足下以早絕江遂不得追餞爲恨深喜往來者誦善政日接于耳及石室千江來益得詳舉其事叅材智明敏守以廉慎一試初步便自設施如此况尊翁之交徧天下上之卿相下之閭巷識與不識莫不

相慶謂趙氏有子而不亡矣他日尚可量哉常記善之赴待制時尊翁囑之云儒與吏南與北分兩塗而我輩占其位者非大有才德之美而持以小心畏慎不可也此語深有警策請重爲足下誦之毋以喋喋爲恕也辱惠書併大字感不可當又見續先相所書維摩詰經真出一手詒公深識筆法者不能辨且聞畫益造神妙名當益重使爲政之暇留心書史功名不足爲也恃愛敢奉悃直若此幸恕察

祭照元璐文

釋大訢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寂于湖之餘慶庵越八日訃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如豫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爲文而祭之曰公居閭里孰非遠遊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感于中匪親非暱涕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顏頰豐貌天授之器莫知其宅居焉卽世無寧多能以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怠謂惡可肆我知彼蒼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古長喟顏柳楷書陶韋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遺身後光惟設利世可

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我能議胡攬于懷蘊藻莫
備公寧有知薦此戲欷歔幾吾徒是訓是勵

唯一巖住安吉常樂院疏　釋大訢

切謂古之有道人皆師之不聞有住持也自百丈立叢
林師道益尊制度大備下迨末流黨競勢奪而傳道爲
虛文矣猶時得一人焉當其名位則學者顒顒然望之
吁善人之不多見也有若一巖禪師久著道譽雅有典
刑堅卧一室屹若雲峯而湖之諸山以安吉常樂院延
居之具呈行宣政院劄下敦請開堂學者尚謂蕞爾之

寺不足以居高風有榻于衆曰風穴單丁草屋藥山三篾束腰皆任宗門九鼎之寄彼非其人則萬間之廣猶傭居也于衆之多猶閙市也又孰得而有之所存在我何羨于人於是相率具疏排闥以請伏望垂慈俯徇衆望

大元故表義士夏君墓志銘

鄧文原

松江故華亭邑其地多上腴自賜夷子皮浮游江湖以善居積致累貲鉅萬故俗喜矜富夏氏以義士聞於鄉予嘗迹其所以名者至元丁亥歲侵出粟賤價以糶庚

寅又侵賤糶猶弗給則設糜于僧寺大德丁未旱明年大饑粤尤甚死相踣藉幸不死則氣息僅屬攜持老幼歸夏氏始至爲闢廬舍具饘藥視其羸壯食飲必時生則贍之歸死者給櫬以瘞而書其姓名邑里于木以俟來收骨者鄉之耆老嘆曰義哉夏氏之爲也既白于有司曰夏氏名椿字壽之凶歲所振施錢若干米若干全活者口若干願以聞有司以次具其事達于朝將官之夏君曰吾老矣乃官其長子而表其門曰義士且復其家云時僉浙西憲吳君彥升剛直士也以劾時相去爲

都事行臺者於交游慎許可獨雅重君君嘗裹裝往金陵餽彥升既見傾肝鬲語懽甚卒辭其餽未幾彥升死君哭盡哀賻葬弗及逾年以遺其子曰吾示終不忘彥升也御史周君景遠爲作義士碑徵其文而君之爲義尤信去年春予以臬事之松江甫識君蓋魁然無他崖異者及今而其孤世澤等以吳興李道坦之狀來告曰孤不天喪吾父未葬有日敢以銘請予遂諾而銘之按夏氏世居湖之長興曾祖遜祖先考彬皆晦迹田里君早孤事兄杞猶父宋景定間兄爲華亭典押至元丙子

大兵薄境上邑令徐秉鏻怖不知所為君謂其兄曰蕞爾邑無戰守具不趣降城且屠矣典押即與令出迎一邑拔堵丞相忠武王署典押攝軍中長因占籍為華亭人丁丑入覲即用尹其邑尋調餘姚尹君既篤於友順遇事籌畫裨益為多踰歲謝病歸卒君至毀瘠喪葬無違禮每語輙泣下益篤于天倫類然也松江距海近百里湖汐道城中橋久傾圮君為甃石陶甓而新之每朔望則飯囚徒予善藥貧而瘐死給棺葬之分憲無治所君為建公署勞費身先邦人為紀其事于石嘗慨然曰

古稱旣富而教敦化善俗者盍先焉乃刱義學延師以訓鄉黨子弟捐上田五百畝以周廪稍撙度贏縮用貽永久噫世有結駟連騎富儗封君而急義如夏君者乎幸而饑寒轉死者有歸遁居者有教尚庶幾鄉黨有助之遺意也君病且屬纊猶語諸子曰我死若等毋爭財致訟以辱吾義門語畢而逝生于宋丙午七月廿四日卒于延祐庚申六月十日壽七十有五娶胡氏先半歲卒子男四人長世澤杭州獄丞次世英世傑世文女六人適鄉祖義蘇文英陳銓一女許適任楠未行二在室

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葬用至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墓在城西神山從餘姚尹君兆銘曰

是爲義士夏君之藏君非能梯榮弋譽乘組銀黃而豆區之入惠同黔黎彼仕者之於民君越視秦人之肥瘠者亦獨何心哉故爲義者恩常施於不報名益遠而彌彰雖死猶不亡也嗟嗟夏君歸安于神岡冉慶千祀過者尚勿毀傷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六終